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五回 鮑家翁婿授秘計

卻說駱宏勛同濮天鵬正行之間，祇見後邊一個人飛跑前來，請濮姑老爺回去，老爹有要緊話相囑。濮天鵬向駱宏勛道：“大駕先行一步，弟隨即就來的。”將手一拱，抽身回莊。進了內莊，鮑自安見濮天鵬回來，說道：“我有句話告訴你。”遂將花振芳因求親不諧，“欲丟案在駱宏勛身上，謀之於我。我恐駱大爺幼年公子，那裏擔得住？是我叫他將桂小姐、駱太太都盜上山東去，不怕日後駱大爺不登門相求。今日殺頭火焚者俱是假的。雖如此，而駱大爺不知其假，母子之情自然傷痛。我故著你陪去，將此真情對你說知，你祇以言語解勸，使他莫要過悲，切不可對駱大爺說出此言，以敗花老爹之謀計也。”又拿銀二十兩，交付與濮天鵬帶去，備辦祭禮。濮天鵬一一領命，又復出門趕奔江邊，與駱大爺一同上了過江船。駱宏勛問道：“適纔老爺相呼，有何分付？”濮天鵬道：“因起身慌速，忘帶辦祭之資，故喚我回去，交銀二十兩與弟帶來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大駕幸臨，已感激不盡，何必拘於辦祭禮否！鮑老爹可謂精細周全之人。”未到下午時候，已至揚州。駱宏勛向余謙道：“這太太靈幛安放平山，我們也不回家去了，進南門先到徐大爺家。一者叩謝收骨之恩，二者看問徐大爺腿傷如何。三者將包袱寄在他家，我好上平山堂奔喪。”余謙聞言，同駱發二人照應人夫，將包袱擔往徐大爺家。進城之時，來往行走之人，一見這余謙回來，大家歡喜道：“多胳膊回來，明日我們早些吃點飯，上平山堂去看打播臺去。”又一個人道：“他家主母被火燒死，今日回來趕著料理喪事，那有工夫去打播臺！”這人道：“你那裏知他的性格！其烈如火。他家主母靈幛現安放平山堂觀音閣中，自然要隨主人往觀音閣去。設播臺之處乃必由之路。經過觀音閣，他若看見此播臺，忙裏偷閑，也要上去玩玩。我打算三日不做生意，明日我家表嫂生日，我也不去拜壽，後日再補不遲。”那人說道：“明日是我姨媽家滿月，也不去恭喜了，陪你去看看余老大打播臺吧！”不講眾人籌計偷工夫看打播臺。

且說余謙等押著行李過了南門，不多一時來至徐大爺家門首。進門到了內書房，看見徐大爺仰臥在棕榻上。徐松朋見余謙押著許多行李進來，知表弟駱宏勛來了。忙問道：“你大爺現在何處？”余謙走向前來請過安，道：“小的同駱發押行李，大爺同濮大爺在後，少刻即到。”徐松朋道：“那個濮大爺？”余謙低頭說道：“就是向日刺客濮天鵬，乃是鮑自安之女婿。因感贈金之恩，聞老太太身亡，特地前來上祭。”徐松朋道：“既有客來，分付廚下，快備酒席。”又分付挪張大椅子，拿兩條轎杠，自己坐在椅上，二人抬至客廳去。正分付間，祇見駱大爺同濮大爺已走進來。駱宏勛一見徐松朋，不覺放聲大哭，跪下雙膝叩謝。徐松朋因腿疼不能攙扶，忙令家人扶起，說道：“你我姑表兄弟，理該如此，何謝之有！”濮天鵬道：“在下濮天鵬，久仰大名，未得相會，今特造府進謁！”徐松朋道：“恕我不能行禮，請入坐吧！”濮天鵬道：“不敢驚動了。”濮天鵬轉道：“駱大爺請坐。”駱宏勛正在熱孝，不敢高坐，余謙早拿了個墊子放在地下。駱宏勛說要奔喪，徐大爺道：“這等服色怎樣去法？倘若親家知你已到，隨去上祭，如何是好？今日趕起兩件孝衣，明日我同你前去。”駱宏勛聞得此言有理，分付余謙速辦白布。徐松朋道：“何必又買，我家現成有白布。”分付家人到後邊向大娘說：將白布拿兩個出來。又差一個人，多叫幾個成衣來趕做。拿布的拿布，叫成衣的叫成衣，各自分辦，不必細說。

不多一時，酒席完備。因駱宏勛不便高坐，令人拿了一張短腿滿洲桌子來，大家同桌而食。駱宏勛細問打播臺之由，徐松朋道：“愚兄將舅母靈幛安放觀音閣，回來正在樂家播臺前過，聞得臺上朱龍吆喝道：‘聞得揚州有三個人，駱宏勛、徐松朋並余謙，英雄蓋世，萬人莫敵。據我兄弟看來，不過虛名之徒耳！今見那姓徐的來往，自臺邊經過，祇抱頭斂尾而行，哪裏還敢正眼視我兄弟也！’老表弟你想：就十分有涵養之人，指名辱罵，可能容納否？我遂上臺比試，不料蹬空，將腿跌傷。回家請了醫生醫治，連日搽的敷的，十分見效，故雖不能行走，卻坐得起來，也不十分大痛。愚兄細想，鑿鑿萬設此播臺，必是四方邀請來。知你我是親戚，故指名相激！”余謙在旁聞了這些言語，氣得眼豎眉直，說道：“爺們在此用飯，待小的到平山堂將他播臺掃平，代徐大爺出氣！”駱宏勛驚喝道：“胡說！做事那裏這等急，須慢慢商酌。”徐松朋道：“此言有理。我前日亦非輸與他，不過蹬空自墜。現今太太喪事要緊，待太太喪事畢後，我的腿傷也好時，再會他不遲！”余謙方纔氣平。臨晚，徐大爺分付：“多點些蠟燭，叫成衣連夜趕做孝衣兩件，明日就要穿的。”大家飲了幾杯晚酒，書房列鋪，濮天鵬、駱宏勛安歇，徐松朋仍然用椅子抬進內堂。

次日起來，吃過早飯，裁縫送進孝衣。駱宏勛穿了一件，余謙穿了一件白廠衣，濮天鵬翻個套裏。奠喪不便乘轎坐馬，濮天鵬相陪步行，出西門至平山堂而去。徐松朋實不能步行，他坐了一乘轎子隨後起身，又著人挑擔祭禮奠盒，辦了兩桌小酒席，往平山堂而來。駱宏勛同了濮天鵬步出西門口，見來往之人一路上不脫，及至平山堂那個播臺，那看的人有成千上萬。一見駱宏勛等行來，人人驚喜，個個心樂，道：“來了！來了！”擁擠前來，不能行走。余謙大怒，走向前來，喝道：“看播臺是看播臺，到底要讓條大路，人好行走！”眾人見他動怒，皆懷恐懼，隨即讓條路。余謙在前，濮天鵬、駱宏勛二人隨後，來到觀音閣。徐大爺早打發人把信，和尚已經伺候。駱大爺到了老太太靈幛面前，雙膝跪下，雙手抱住靈幛哭道：“苦命親娘！你一生慣做好事，怎麼臨終如此！怎的叫你孩兒單身獨自，倚靠何人？”余謙亦齊邊跪下，哭道：“老太太呵！出去時節還憐我小的無父無母之人！”主僕二人跪地，哀哀慟哭。那個陪祭的濮天鵬暗想道：“怪不得花振芳與老岳這兩個老孽障都無兒子，好好的人家，叫他二人設謀定計，弄得披麻戴孝，主哭僕嘆。欲將真情說出，恐被俺那個絕子絕孫的老岳知道，又要受他的悶氣！”祇得硬著心腸，向前來勸道：“駱大爺不必過哀，老太太已死不能復生，保重大駕身子要緊！”正勸之間，徐松朋轎子到了，叫人將祭禮盒設在靈前，亦勸道：“表弟莫哭，聞得親朋知你回來，都辦香紙來上祭。後邊就到了，速速預備。”

未有片刻，果來了幾位親朋靈前行祭。駱大爺一旁跪下陪拜。徐松朋早已分付靈旁設了兩桌酒席：凡來上祭之人，俱請在旁款待。共來了有七八位客人，拜罷，天已中午。徐松朋道：“別的親友尚未知表弟回來，請入席吧！”濮天鵬想道：“我來原是上祭，今徐大爺催著上席，世上那有先領席後上祭之理？還是先行禮方是；但不知是誰家的個死乞婆，今日也要我濮天鵬磕頭！”心中有些不忿，欲想不行禮又無此理，心中沉吟不定，進退兩難。不知行禮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